

這個世界會好起來嗎？

田松

2009年倏忽而去，二十一世紀進入了第二個十年。

一百年前的此時，中國正在經受巨大的轉折。按照朱學勤的說法，是改革和革命在賽跑。最後，革命戰勝了改革，武昌起義這個小事件逐級放大，直到清帝退位。而且，退位的不僅僅是一個皇帝，一個王朝，還有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。

與此同時，整個世界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轉折。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，資本成為這個地球最大的主宰，推動著現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現代化。人類多樣化的文明形態，被工業文明所格式化。

現在，人類又處在相似的狀態。中國以及整個世界都處在一個巨大的轉折時期。一方面，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在謀求發展；另一方面，大自然已經不堪重負，岌岌可危。物欲與天理在賽跑，發展與節制在賽跑，消費主義與生態主義在賽跑。如果後者能夠追上來，在大限到來之前，使人類從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，人類文明或許還可延續。否則，按照我的灰色預言，人類文明將會在一百年內終結。

人類正面臨著兩重問題，一是生態問題，一是生存問題。以往，人們關注的是後者，人類需要解決貧困和饑荒問題，需要解放被奴役的個體和群體，實現人類社會內部的公平、公正，求生存，求正義，求幸福。在人類的力量相對弱小的漫長歷史中，人類從自然中索取的物質是有限的。不過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人類解決生存問題的方式是尋找更好的社會制度，或者改良，或者革命。在進入工業文明之後，人類擁有了科學及其技術，可以更高效地砍樹、開礦、挖渠、築壩，從自然之中掠取資源為人類所用。人類的總體財富大幅度地增加，水漲船高，即使分配仍然不公平，被剝削者的實際所得，也會大大增加。經濟學術語叫做把餡餅做大，同樣是餡餅的一個角，可能會大過以前的整個餡餅。在單向進化的社會發展觀之下，人類不斷追求更大的餡餅，更多的物質財富，把這叫做進步，發展。人類內部的生存問題似乎得到了緩解。

然而，進步和發展有著其天然的上限，即地球本身。地球有限，不僅能源有限，資源有限，容納垃圾的能力也有限。這是我們討論一切問題的背景。

同時，生存問題的緩解只是在一定區域一定範圍內成立。先行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，不僅提高了向自然索取的能力，也提高了掠奪和侵佔其它國家和地區的能力。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，這兩者是並行的。而且，其索取自然，往往也是通過掠奪其它國家和地區來實現的。這個過程發生在國與國之間，也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。傳統地區在工業文明入侵之後，喪失了傳統的生存方式，只能從下游加入工業文明的鏈條，為其上游提供能源和資源，並接受其上游的垃圾。所以實際上，人類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、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在加大而不是在縮小，分配不平衡在加劇而不是在減緩。相對貧困更加嚴重，絕對貧困的人群依然存在於世界的各個角落，存在於大都市的邊緣。

尤為嚴重的是，在這個過程中，生態問題不期而生，愈演愈烈。工業文明的列車呼嘯向前，而在前方不遠處，就是萬丈深淵。

我們需要一個戰略性的轉變。

人類社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尷尬與彷徨之中。一方面，人類希望兌現工業文明的承諾，不斷進步，不斷發展，獲得更多的物質，至少，要維護已經獲得的舒適便捷的生活。為此，要保持工業文明既有的生產方式，繼續挖油井，開礦山；也要保持工業文明既有的社會結構，一切以經濟為中心，把發展經濟視為頭等大事，刺激出口，拉動內需。另一方面，人類又試圖緩解生態問題，節能減排，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。然而，這兩個方面存在著根本性的衝突。

也有人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，魚與熊掌兼得，既不放棄現有的生活方式，又不至於讓生態問題進一步惡化。人們本能地寄希望於科學，希望科學能夠給出新的技術來解決當下的問題，試圖用科技無限來化解地球有限。這在根本上是個幻覺。比如能源技術，所謂的清潔能源可能在短期在局部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從長期看，必然導致新的環境問題。

科學一向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，一旦人類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，人們本能會期待科學及其技術能夠給出解決方案。科學家也總是許諾，他們將會發明某種科學或者技術，來解決當下所面臨的某一個問題，然而，問題在於，人類當下所面臨的這個問題，恰恰是當初科學家為瞭解決另一個問題而發明的某種技術導致的。

自工業文明起步以來，科學以及科學家的角色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。

從古希臘到中世紀，科學相當於自然哲學，這時的科學，可以說它的目的是為了探索自然奧秘，是為了滿足人類“神聖的”求知欲和好奇心。社會對於科學和科學家也沒有具體的要求。丹麥國王送給第穀一個島，資助他在上面建天文臺，終身從事天文學研究，就如同資助一位畫家，一位音樂家，並沒有期望從他的天文學中獲得物質方面的回報。進入工業文明之後，科學逐漸成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，資本家和國家投資科學，不是讓科學家滿足其好奇心和求知欲的，而是要求科學給予直接回報的。在工業文明的體制下，科學及其技術首先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，而是為了滿足資本增殖的需求——只有那些能夠滿足資本迅速增殖的科學和技術更容易被發明出來，也只有這樣的技術更容易得到應用。於是，科學及其技術從中世紀神學的婢女，墮落成了資本的幫兇。我們可以假設，某位從事轉基因的科學家認為轉基因對人類及生態有害，反對這種技術，那麼，他本人必然被很快這個共同體所邊緣化，乃至排除在外。我們也可以假設，某位水利專家認為不應該在都江堰上游修水庫，拒絕為紫坪鋪水庫設計圖紙，那麼，水電公司馬上就會找到其他的水利專家，頂替他的角色。所以，個別科學家的道德不足以改變科學共同體整體的角色。很榮幸，中山大學的張華夏教授對我這個觀點表示了支援，並認為，這個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。這讓我頗感安慰和安全。

由於科學及其技術作為資本附庸的新角色，指望科學指望解決環境問題，生態問題，註定落空。實際上，在我看來，目前的新能源運動，不過一如以往，是新資本替代舊資本的手段，其最終仍然要為資本增殖服務的。

在太空看地球，中國的周邊都是鬱鬱蔥蔥的綠，唯有中國的國土是大片大片的灰黃，這是中國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。

在工業文明的慣性中，能源問題被認為是重中之重，似乎只要有了足夠的能源，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，我們一方面開發傳統能源，一方面尋找新的所謂清潔的能源。清潔的概念發生了很多變化，最初是指不排放二氧化碳的，現在是不產生生態後果的。在這個新定義下，水電由於其明顯的生態後果而被從清潔能源的名單中劃去。現在剩下的還有太陽能、風能、生物能源等等。不過，在我看來，這些新能源無一例外將會產生新的問題，清潔能源不清潔。美國人已經放出話來，這個世界需要建更多的核電站。但是，即使在美國本土，

其核廢料的處理，仍然懸而未決。人類在向懸崖的最後衝刺中，又走上了鋼絲。

古語雲：是藥三分毒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；新語雲：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。一項技術，力量越強，負面後果也會越嚴重。從歷史的經驗來看，科學的技術總是會落入這樣的命運：短期有效，長期出問題；局部有效，整體出問題。前者如化肥農藥，剛用時增產飛速，十幾年後，土地板結，糧食大幅減產；後者如氯氟烴，用在冰箱裡是絕好的製冷劑，卻導致臭氧層出了一個大大的空洞。目前無論是人們寄予希望的，還是爭論頗多的那些指日可待或者虎視眈眈的新技術，比如轉基因技術、幹細胞技術、克隆技術、納米技術等，都將無一例外地產生難以預料的生態後果，而且，由於其力量的強大，後果也會更加嚴重。

剛剛過去的哥本哈根會議無疾而終，正表現了人類所處的尷尬。全球變暖幾乎成為人類的共識，人類文明的盡頭若隱若現。目前，人們所公認的解決方式，就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，這對於以廉價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工業文明，無異於釜底抽薪。然而，儘管每一個國家都接受了這個理論，但是每一個國家都不願意先停下來，每個國家都想比別的國家多跑一段。“發展中”國家說：你們發達國家已經跑了好幾百年了，我們剛跑了不到一百年，這不公平。所以你們要先停，我們要再跑一段，這才公平。發達國家說：跑了好幾百年，我們已經跑慣了，你讓我們急剎車，一下子哪兒煞得住啊，還是你們剎車比較容易。大家相互攀比著，最後的結果還是，大家比著往前跑，共同沖向深淵，直到墜入深淵的前一秒，大家還在互相嚷著，應該是你先停，應該是你先停！

危機四伏。

全球性的環境危機、生態危機：全球變暖，海平面上升，冰川退化，北極冰消融、原始森林退化、物種滅絕；生存問題不見緩解：饑荒、貧窮、恐怖主義、戰爭風險、食品安全、飲水危機、大規模環境污染……紛至沓來，此起彼伏。舊的危機不見消解，新的危機虎視眈眈地窺伺著。轉基因、幹細胞、納米、光伏，都迫不及待地要登堂入室，然而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，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，越是強大，越是危險。

2004年，我提出，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，垃圾問題不是枝節末節的技術問題，而是關於國家戰略的大問題。“垃圾問題，將會超出能源問題，成為未來世界最主要的問題。即使能源危機能夠解決，垃圾問題仍然無法解決。”¹大多數人都不以為然，很多人認為我故作驚人之語。然而，短短幾年之後，中國的垃圾問題全面爆發，成為2009年此起彼伏的新聞話題。我很不情願地看到，我的預言成為現實。在我看來，這只是一個開頭，一個預演。昭示著即將到來的，規模更大、性質更嚴重的垃圾危機。

人類文明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，雖然，大多數人並不願意認識到這一點。

我們需要一個戰略性的轉變！

在我看來，真正的問題不是怎麼樣發展，而是怎麼樣停下來。

天理能夠戰勝物欲嗎？人類的良知能夠抵抗資本的貪婪嗎？我對此感到懷疑。戴蒙德在其《崩潰》中說，他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。但是他所樂觀的理由，在我看來都很牽強。與他相比，我是一個絕望的悲觀主義者。不過，一個絕望的悲觀主義者也可以以極度樂觀的姿態生存。恰如孔子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我知道我攔不住工業文明的列車，但我不能因此而選擇為其擂鼓助威，我依然要盡一切可能去攔截。正如我們每個人早晚是要死的，但是不能因為我們將來註定要死，現在就不活了，我們依然要活得有尊嚴，活得有道德，並且，

¹ 田松，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，中華讀書報，2004年6月23日

活得快樂！

1918年11月7日，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，遇到梁漱溟，二人談起關於歐戰的一則新聞。“世界會好嗎？”梁濟問道。梁漱溟答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！”梁濟說罷就離開了家。

三天之後，梁濟投淨業湖自盡。²

這個世界會好起來嗎？

2010年1月1日

2010年1月12日

2010年1月19日

2010年2月2日

北京 向陽小院

² 【美】艾愷採訪，梁漱溟口述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，東方出版中心，2006，344頁